雨丝织梦

——文祭叶楠逝世十周年

从维熙

四月四日清明之夜，京城飘落下第一场春雨。开窗外望，见条条雨丝如弦，那淅淅沥沥的雨丝，似在低声弹唱着人间生者对死者的挽歌。

此时，我想起了同代许多仙逝了的文友，如公刘、刘绍棠、陆文夫、叶楠、鲁彦周……真要感谢清明夜雨的提醒，我突然忆起明天四月五日，是文坛才子叶楠辞世十周年的祭日。于是，便匆匆走进书房，为白桦孪生之兄叶楠提笔画像了——之所以如此，不仅因为他死于十年前的清明，更因为他是个文坛中活得挺拔的文人。

早在2000年，他被海军医院确诊为肺癌；至2003年他经过一次次地住院化疗，先后做了五次手术，但最终无法使其病情好转，后来他体躯内的癌细胞渗透到骨骼之中，历经疼痛的苦苦煎熬，在该年百花盛开之清明时节，叶楠生命之花凋谢了。当年的4月5日晚上8点20分，叶楠走完了他的漫漫人生。

记得在中世纪，有个哲学家说过大意如下的话：“人的一生，不过是从前门走到后门。”此话的含意不外表示人生的短促，要人们关爱自己生命。但是我于当年的3月24日下午去海军总院探望叶楠时，他的夫人告诉我，叶楠已然拒绝服药了——世界上只有非常坚毅的人，才能在生死界碑前做出如此的选择。

我站在病榻之前，劝说他不能拒绝服药。他先是轻轻地摇头，后来痛苦地对我倾吐他的心声说：“没有用了，我了解我的病；与其自我折磨，不如……”此话，立刻让我感伤至极而怆然泪落。我握住他那只苍白无力的手，再说不出任何一句话来。但叶楠以超人的冷静，对我倾吐了他最后的心语：“你来的不晚……不然我们就难以见面了。”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他就闭合上眼睛，任我怎么呼唤他，他都不出声了。但我看见一滴泪水，从他眼角流淌了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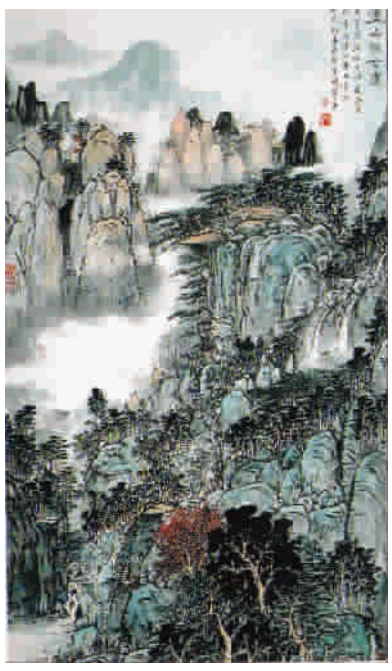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切都是出乎我意料的。来医院看他之前，我还特意去花店买了一盆绿萝花，想激励他勇敢地生活下去；此时我才认知那盆绿萝花，不能再激起他的生活欲念，成了送他西行的象征。三年前，他初进医院时，也住在这个病区，记得那时我来病房探视他时，他还与我谈笑风生，根本没把肺癌当一回事。他端详着我送来的一束火红的玫瑰花说：“你放心，它就是我生命的象征，我的命很硬，不然早就葬身在波涛汹涌的东海里了。”我理解他这番话的意思：年轻时他是东海舰队潜水艇工程师，经常随舰艇下潜到深海海底。他受到过极为严酷的生活磨砺，因而自认为长就一身铮铮铁骨，能够战胜一切病魔。真是此一时彼一时——连他自己也没想到，他会在同一座楼的病房里，说出与三年前截然相反的话，并在那儿，与他生命相依相恋的大海永别。

从历史新时期开始，我们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。我敬崇他的文学天赋，更喜欢他率真的为人。他贡献给中国影坛的电影剧作《傲蕾·一兰》《甲午风云》《巴山夜雨》……以及他的散文、小说，除因故没能问世的电影《鸽子树》之外，我既是他热心的读者，更是他的电影观众。记得，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，我出访南海的西沙群岛归来，在同去茅台酒厂访问时，我俩下榻于酒厂同一房间。我和他谈起出自于他笔下的电影《甲午风云》。他说，他写《甲午风云》，既来自于对中国历史沧桑的感悟，也来自东海万顷波涛的启迪。我们谈起了海，他问我对海的感知如何，我回答他说“很恐怖”。我讲了在西沙海涛中遭遇九级台风的往事。他说：“那就说明你认识海了。诗人所以赞美海的美丽，是因为他们是站在岸上看海的。海的真正肖像，是海明威笔下万顷狂涛。”那天，在茅台酒厂，他喝了不少的酒，因而在谈论海时，他不断从床上跃起，还伴随着他爽朗的笑声。由于我俩谈笑声音太响了，致使住在我隔壁的周明，也走了过来参加到对大海的剖析之中。

我说：“老兄的《甲午风云》是很难写的，而把一个难于驾驭的题材变成艺术精品，就更难上加难了。你叶楠有这份功力。”

周明说：“无论是《甲午风云》，还是《巴山夜雨》，都是酒中的茅台，不是滥竽充数的‘白薯干酒’。”

听到我俩的赞美词后，叶楠虽然还是高声大笑，但他的自谦和自省精神，并没有因美酒烧膛而改变其灵魂内骸。那天他是这样自我评说的：“回头一看，都大大小小留下了一些遗憾之处，如果我现在写它，绝对比你们看到的好。该怎么说才好呢，电影创作永远是让作者‘留下遗憾’的艺术。所以我奉劝二位，千万不要轻易‘触电’。”之后，叶楠当真与影坛拉开了一定的距离，笔锋伸向了小说、散文的文学领域。他先后出长篇小说《花之殇》以及短篇小说集《海之屋》以及散文集《苍老的蓝》等作品。从这些作品中，我仍然读出来他对大海的一往情深和一个作家直面生活真实的勇气。 （上）



庐山龙首崖 （中国画） 马晓鹰

手帕

胡建君

写一封纸上的书信，而今已成为一种奢侈。而古人将信书写在丝帕之上，叠成双鲤鱼的形状，寄给珍重的那人。那帕子多是一尺见方的素绢制成，又称尺素。汉乐府诗云：“尺素如残雪，结成双鲤鱼。要知心里事，看取腹中书。”展开素白的绢帛，看到密密的蝇头小字，心中都是满满的。虽隔了久远的时空，那一刻的交汇，却比如今即时的“微信”更亲近而深抵人心。也有说古代没有信封，而把信夹在双鱼形的木版之中，有如古乐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中云：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，呼儿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。”解函收信，尺方丝帕呈在指尖，心情如此透明柔软。

手帕这件东西，本身就贴近发肤，承载了太多的情爱和心事，再加上文字，寄给对的人，简直是无孔不入，所向披靡，可以让人束手就擒了。但手帕发明之初，犹如人之初，却甚是简单可爱。生活在丛林之中的原始人将一段豺尾缚在小木棍上，就是他们扇风驱蚊的“手帕”了，有时也用来抹一把汗。先秦时已有体面的“巾”。半个多世纪前，在新疆挖掘的东汉古墓中发现了蓝白印花手帕。汉乐府诗《孔雀东南飞》中有“阿女默无声，手巾掩口啼”之句，手帕已成为日常生活之物，却不一定随身携带。南朝宋刘义庆所撰的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：“谢（谢尚）注神倾意，不觉流汗交面。殷（殷浩）徐语左右，取手巾与谢郎拭面。”不像现代人口袋中随时揣着餐巾纸一般，那时用手巾还需叫人取来。另一则故事说的是三国时的美才子何晏，皮肤非常白。非常八卦的魏明帝怀疑他搽了粉，想查验一下，居然在大夏天让他吃热汤面。吃完后，何晏大汗淋漓地擦了把脸，脸色反而更加光洁。值得注意的是他撩起衣服来擦的脸，说明他也没有随身带手帕的习惯。

到了华丽的大唐，手帕系上香囊和爱人的情意，开始常怀衣袖之中。唐代李节度姬的诗《书红绡帕》：“殷勤遗下轻绡意，好与情郎怀袖中。”当时的手帕有正方形，也有长方形的。王建《宫词》之四七：“缏得红罗手帕子，中心细画一双蝉。”描绘的正是一块方形的帕子。讲究几何对称的欧洲人对于手帕的形状比我们更有心得。法王路易十六时代，手帕的形状五花八门，有方形、长方形、三角形、多边形、椭圆形等等。皇后玛丽是位讲求完美的享乐主义者，她在反复使用和折玩手帕过程中发现，正方形最为方便、变化多端，竟然让路易十六下达政令，让全国范围内手帕的每一边长度相等。这位奢靡的皇后将手帕玩到了极致，却难以遮挡自己悲情的命运。

的确，手帕牵系着情爱，必定沾染无尽的泪水。在诗词中，手帕常用另一个名字“鲛绡”。神话传说中，鲛人都是女儿身，但为天下女儿哭，所织的绡极薄。越剧《柳毅传书》中柳毅与三娘有一段唱词：“那鲛人，织就了，如花似雾好鲛绡，但不知缘何盈盈泪满目？”鲛绡是用来盛泪的。陆游《钗头凤》中的“泪痕红浥鲛绡透”，写尽了无边的寂寞和遗憾。

更著名的典故来自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四回，宝玉因金钏儿和蒋玉菡之事挨了打，黛玉前去探望，哭肿了双眼。待她回去后，宝玉心里牵挂，吩咐晴雯给黛玉送去两条旧帕子。黛玉体会到了他的用心，“一时五内沸然炙起”，情不自禁地在那两条旧帕上题下了三首情诗。“尺幅鲛绡劳解赠，叫人焉得不伤悲”啊，旧帕子上悲欣交集、心事纵横。而绛珠仙子报答了神瑛侍者甘露灌溉之惠，终究要归去了。张爱玲在《红楼梦魇》中说：“他知道他的眼泪是为她留的，所以送她帕子。”不愧是红楼中人，看得懂泪水漫漶的红尘。

是的，“不写情词不写诗，一方素帕寄心知。”但愿也有人珍惜这一份心情。

忽如今夜春风与

胡晓军

冯延巳《谒金门》以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”起兴，言发于微而情动于深。此句之妙，就连同为此道高手的皇帝也由羡成妒了。据说李璟曾问冯延巳：“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”冯延巳无奈，只好动用为臣和填词的双料功夫回答：“莫如陛下‘小楼吹彻玉笙寒’。”用甜甜的马屁，压住了酸酸的醋意。看来，拍马并非都是主动，也有迫于无奈而为之的。只可惜才思的高下与地位的尊卑全无干系，南唐的词风，恰是姓冯的臣子熏陶了姓李的主子，而非相反。同为摹写闺中思妇心绪，“风乍起”无论是构思的巧妙还是意境的空灵，我以为均胜“小楼”一筹，“干卿底事”之问正可反诘皇上本人，只是冯他不敢。

中华地广，要男人去戍边；历史战多，要男人去征战。所以思妇题材，自古诗词不乏佳构。而在那些佳构的背后，大多淌着男人的血水和女人的泪水。因此，李璟君臣的对话，在酸酸甜甜中不免透出几丝的冷酷。当然，词要眇修、贵在含蓄，而诗可直陈、真切逼人，像唐人陈陶《陇西行》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”。诗已惨极，而据此诗意编的一出京剧，更将平面的文字变成了立体的人物，悲情也更真切地逼人而来。

这出京剧便是《春闺梦》，演的是东汉末年奋威将军公孙瓒攻伐幽州牧刘虞，同乡四人赵克奴、王恢、曹襄、李信被迫从军。赵克奴老母在堂，王恢新婚不久，曹襄家有幼子，李信之妻体弱多病。一场恶战后，赵克奴、王恢阵亡，曹襄失踪，惟李信侥幸逃生。王恢之妻张氏渴思成梦，一夜居然梦见丈夫归来，心中欢喜无限，正要重叙别情，却见丈夫和衣沉沉睡去。张氏正要搀扶丈夫休息，忽然传来一片杀声，丈夫惊醒，急出门外。张氏赶忙追出，却见无定河边尸骨遍地，冰冷血腥，蓦地吓醒，又增无尽的伤感。

天下思妇情状虽异，所思却似，所梦也应似。我想，新婚只是三日、苦守却有年余的张氏，肯定会有“风乍起”的念头，只不是所见，而是在梦里。在梦里，那阵春风不仅吹皱了冰结的池水，更拂暖了久未着花的孤枝，面对衣衫褴褛的丈夫，她顾不得装扮自己，在因狂喜而生出的几丝慌乱中，她忙不迭地安排酒饭，更要把一年多来的牵挂和思绪向他倾诉，就像这样——

忽如今夜春风与，拂暖孤枝，吹皱冰池。良人归来，征衣褴褛。端正酒饭杯盘，狂喜生惶遽。别来长未梳妆，但把牵肠愁绪倾诉。

但她的丈夫却面容呆滞，举止木讷，少言寡语。

每次看《春闺梦》时，都会忆起一部叫做《小岛惊魂》的电影。演的是二战期间，一个少妇在浓雾笼罩的小岛上独自抚养一双儿女，苦待出征的丈夫归来。一天出门，由于雾气太重，她竟迷了路。就在此时，丈夫的影子从无到有、由浅到深，终于站在她的面前。她和他紧紧地拥在了一起。接着，她就如张氏一样为丈夫准备饭菜，为丈夫整理床榻。她见他容色苍白，虚弱无比，想是兵荒马乱、身心俱疲，一时难以恢复。一番忙碌过后，她正要与他叙话，回头看时，丈夫竟自顾自地沉沉睡去了。翌日凌晨，睁开双眼，她一摸身边空空，丈夫早就没了踪迹。

电影到了结尾，真相揭开，原来她难抵孤寂，早已在歇斯底里中先闷死一双儿女、后饮弹自尽了。而她的魂魄在雾中遇到的丈夫，也是早已是沙场的一缕游魂——犹如张氏梦中的王恢。在艺术中，魂与梦是同一种东西，来自绝望中的渴念。所以，尽管一个是鬼、一个是人，但她们所遇到的却是同一种东西；尽管一个是1931年的中国戏曲，一个是2001年的西方电影，但它们演绎的都是同一种东西。她们遇见的丈夫的模样，是一样的；她们的疑惑和猜测，是一样的；就连她们的行动和结局，也是一样的——

何故？憔悴不开颜，直是寡言语。烽烟兵燹，遭损含伤，依然此心难主。才待鸳枕重排，回首自贪睡。迫晓惊响寒鸡，梦已萧然去。

《黄莺儿》这支词牌相传是柳永所创，他借咏黄莺自况，含有“似把芳心深意低诉”的无限怅惘。于是我猜它的曲，大致是先略喜而后长悲的吧。更想，柳永创制此曲，难免会受唐人《春怨》的影响。诗云：“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。啼时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”黄莺儿香甜的啼鸣，不仅遮不住酸涩的心绪，反而加重无法对人言说的凄惶，实在是个恨别而愈惊心的怨灵啊。那位“打起黄莺儿”的少妇，性格行为与前两个自不相同；但她所做的梦，想必都是一样的。

爱美有风险

蓝小西

经常去的那家美容院，最近又新上了个保养项目——面部刮痧。

那个能说会道的小姑娘再次向我“隆重”推荐：“姐，值得一试哦。可以排毒养颜，行气消斑，排汗泄邪，宣通气血，振奋阳气……”掂量了一下自己的荷包，脸上开始努力堆砌“拒绝”的表情。奈何功夫不到，而且小丫头有“不到黄河心不死”的决心：“姐，你看你的眼袋，黑眼圈，啧啧——是不是这几天没睡好啊？”说着，还把我拉到了那面大镜子面前。

虽然，知晓这是美容院营销的“老套路”，可是，站在那面“毁人”无数的大镜子面前，我刚才还坚挺的底气立马泄了一大截——哎呀，镜子里的自己真的是黑眼圈，大眼袋呢。恍惚之间，小丫头乘胜追击，继续碎碎念：“这样可不好，女人有眼袋最显老了。你得挽救！”本来咱就是个耳根子软外加没有主见的女人，听了小丫头的一串“啧啧”外加“如是说”之后，就有点自惭形秽，就有点抹不开面子：“那——就试试吧。”

这一试不打紧，“杯具”了。不知道是小丫头的精油抹得少了，还是小丫头的操作手法重了。在享受完那套“美丽服务”回家睡了一觉后，开始感觉两只眼睛下面的区域火辣辣的肉疼，一照镜子，居然还挂了两块紫黑色的“涂鸦”。心里一个劲儿地抱怨小丫头“下手太狠”。孩子也看到了我的“尊荣”，天真无邪地说：“妈妈，你好像‘国宝’大熊猫啊。”紧张羞愧之余，致电美容院询问。得到的回复却是：“这是人体在排毒呢，静候恢复。”“排毒啊？好吧，好吧，美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想要美总得要付出代价的！”我这样宽慰自己。

事情到此并未结束。虽然那天早上，我比平时多花了一倍的时间来为那些淤痕“化妆”，但总是不能令人满意，咋看咋像烈日投下的两块阴影。可是门还是要出的，就戴上那副大墨镜走了，虽然没有太阳还阴着天——个性之人也不过如此吧。

到了单位，还是不舍得摘下那副眼镜。就有不解的好事之人开始问三问四。心虚的我只好没好气地说：“害红眼病行不行？”午间餐的时候，一群好事之徒在那里又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热议起来，这个一句：“这是今年新流行的烟熏妆吗？”那个一句：“熊猫眼睛好可爱！”好心的李姐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知道的会说你这是在‘排毒’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两口子半夜挑灯干架了呢。”

没有最坏只有更坏。碰巧有人来咨询个事儿。见到我的这副“尊容”，稍微一愣神，随后就“出口成章”了：“老夫真是老花眼，熊猫出没惊断魂。借问何处易容术，美女遥指××× (美容院)。”话音刚落，众人就笑倒一片，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

真是“爱美有风险，‘刮痧’需谨慎”啊！

十日谈

人生囧事

被称“大内高手”是怎么回事？